

一盘土炕写人生

——读梁衡散文《土炕》

◎韩玉峰

癸卯兔年,春暖花开。2023年第一期《当代》《十月》分别发表了著名作家、学者梁衡的《梦回塞上》散文系列和散文《土炕》。

梁衡在《土炕》的开头即说:“不懂得土炕就懂得中国的农村和农民,至少不懂得中国北方的农村和村民。而没有亲身睡过几年土炕的人,很难感受到这块黄土地和农民心头细微的振动。”

北方农村人睡炕,南方农村人睡床是地域条件的反映。南方气候潮湿,睡的床悬空既能防潮又便于晾晒;北方气候寒冷,人们睡的基本上是自家砌的火炕,不生火非常凉爽,到了冬天可以取暖健身,缓解腰酸背痛。

梁衡说:“我在土炕上出生并度过了童年,八岁进城就不再睡土炕了。没想到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塞外河套,又睡了六年土炕。这好像是要特意唤醒我对土炕的记忆,激活我身上的土炕基因。”梁衡认为人生有两个童年,一个是自然人的童年,大约六年,一个是社会人的童年,主要是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学习独立生活,也是六年。“就是说我的两个童年都是在土炕上度过的。”梁衡在担任了《光明日报》记者后无数次地往返于华北、西北、东北采访,又何尝不是经常睡土炕,在土炕上写稿、发稿,于是就有了他那么多的与土炕有关的华彩乐章、新闻报道。

土炕,这充满乡土味和烟火气的词汇,在梁衡的笔下却赋予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表现力。“炕上冷暖”“炕上烟火”“炕上家国”,《土炕》刻画了身份各异的普通人物,讲述了各种动人心魄的故事,记载了时代的风云变化,描写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,体现了作家的责任心和使命。

梁衡睡过各种不同的炕。有在河套锻炼临河招待所冰冷的土炕,有大队饲养院的一盘大炕,有轮训公社干部的盟党校的炕,有老光棍的炕。梁衡见过中



国东北边的大炕和中国最大的炕——新疆南疆的民居土炕。在这些不同的炕上,作家见到了不同身份的人物,听到了来自最底层的故事。在大队饲养院的大炕上,作家知道了农民们抽烟的“吹羊棒”,听到了“屋里笑声、骂声和孩子们的打闹声组成了一首‘大炕交响曲’”。这些来自最底层的、从炕上得知的人和事让作家铭刻在心,难以忘怀。《土炕》列举数事,隽永生动,意蕴满满。

其一,炕上获得知识的力量。在临河劳动锻炼时,梁衡“白天劳动,晚上又重新收拾起书包,再当读书郎”。梁衡印象最深的是“一本《朗诵诗选》,被我们翻烂了,背熟了,我几乎手抄了一遍。大家在炕头大声朗读着,好像是要和窗外的北风较劲儿”。他们朗诵郭小川的《祝酒歌》和张万科的《黄山松》,热血沸腾,激情澎湃。

“从知识分子的流放都伴随着知识和书籍的传播。在这塞外的冷炕头上,我却遇到了按原来的人生的轨迹根本不可能读到的两本书。一本是《太平洋战争》”,“第二本是陈望道先生的《修辞学发凡》”。

梁衡认真研读《修辞学发凡》一书,还派上了用场。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兴

起一股新闻散文化之风,而且有权威倡导。新闻散文化,赞成者与反对者一时争论不休,难分高下,报纸上展开了大讨论。梁衡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,讨论半年后,“报社请我写一篇结论文章。我祭出陈望道关于修辞两大分类的说法,论证新闻不能散文化,一锤定音。”

其二,炕头上发现的奇人奇事。1980年梁衡到山西五台山下忻州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,在猪场的大炕上采访了一位奇人——岳安林,发现了一件奇事,这位曾考上清华大学因为出身不好又被退回村里的人,居然精心研究农村科技,还自修了两门外语。梁衡发现了这奇人奇事,在这个猪场的土炕上住了几天,写了一篇《一个养猪专家的故事》,见报后收到5000多封来信,有不少人直接背着行李来取经。岳安林随即办起了一个炕头培训班,轰动全国,本人亦被破格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,直接任职科委副主任。这真是作家在大炕上发现了一位奇人,写了一篇文章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运。一篇文章可以起到这样大的效果,真是奇特至极。

其三,炕头上写就的内参。1993年7月梁衡到山西岢岚县保护区采访,回来时遇大雨,钻到招待所炕上的被窝里,和同

来的人谈起农村子弟上学困难的问题,作家在炕头披着被子就着炕桌整理成一份“群众来信”内参稿,立即发往报社。后来在全国教育会议上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会上讲话,他说:“我就不讲了,这里有一份《光明日报》的群众来信,我念一下,这就是我的意见。”万里念的正是梁衡写的那个内参。作家感慨:“有谁能想到,那稿子来自一盘山中雨后的热炕头上。小炕头直接连着大会堂。”

梁衡写的不仅是炕上所见所思所想,而是展开想象的翅膀,写到在土炕上造就的世界变化,“几乎每一个炕头上都有动人的故事”。

梁衡的笔触到了陕北,彭德怀“躺在窑洞的土炕上,听着头上胡宗南士兵的脚步声,却临阵不慌”。笔触到了佳县的一个土炕上,毛泽东深夜工作,“炕桌上却有一篇新写就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》”。

我钦佩作家梁衡丰富的想象力,这种想象力来自于思维的飞跃,“思接千载,心游万仞。”

作家的笔下,革命领袖、开国元勋在一盘土炕上运筹帷幄,金戈铁马打天下,而那些文人墨客的华彩乐章又哪能离开这有温度、接地气的祖宗传下来的土炕。

西部歌王王洛宾“就是因为在一个车马店的土炕上”激发了灵感,写出了那首名曲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“李季、贺敬之这些大诗人更是直接从土炕上走出来的。”作家感言:“你不能不承认这大炕是一张生发艺术的温床。”

我钦佩作家梁衡敏锐的观察力,这种观察力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积累,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

作家离不开生活,学者同样不能脱离生活。梁衡说他亲手盘过一土炕。多年的土炕生活使他对于土炕的结构早已烂熟于心,“其诀窍全在过火、抽风与储热。炕不可太高,高则坐时吊腿;不可太低,低则屈膝,且压灶不利抽风。灶炕相连,灶高九砖,炕高一砖;地面到炉条四砖,炉条到烟道又五砖。自然抽风,力大无穷,加一小铲煤,火苗上串,砰砰有声。”这一段文字,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制灶术,不啻于出自一位“大国工匠”之手。



民族歌剧《山海情》剧照。

用音乐歌咏当代中国壮美史诗

——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《山海情》观后

◎梁海龙

日前,笔者观看了一场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《山海情》。该剧一开始,观众便被一个巧妙的开场白深深吸引:剧组人员代表走向幕前,剧作者、编导、演员等开始介绍到西部贫困地区体验生活的情况,“西海固地区人民生活艰苦,一年四季沙尘飞扬,吃水靠雨水积蓄,住房是泥土房窑,青黄不接的季节,饥饿的羊连土里的草根也要咬拔尽净……”这段道白,给观众以强烈的现场即视感,时空镜头拉近现实生活场景。

笔者曾经有过一段边塞工作的经历,常由内蒙古巴彦淖尔市,经宁夏,到内蒙古阿拉善盟,途中多次往返乌兰布和沙漠、贺兰山区,亲眼目睹过一夜之间黄沙封堵家门的事情,也深知哪里是“鸟不拉屎”的生命禁区,加之身边有多位家在宁夏、甘肃的“西人”朋友,心中对当地生产生活条件之艰苦的理解更为深刻。因此,入戏更早、更深。

序曲响起,空旷、荒凉、萧杀之感扑面而来……民族歌剧《山海情》让人听到开场音乐,看到舞台背景,就会想起了“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”“半夜军行戈相拨,风头如刀面如割”等诗句,就会调动起观众一切往日关于大西北的知识积淀和情感联想,让观众想起,这方水土,历史上就是苦于干旱、缺少水源的多灾多难之地……

《山海情》虽然是歌剧,但它有真实的故事情节,它是中国伟大的扶贫工程之叙事,它最引人入胜的,不是抽象的说教,而是可见可闻的、来源于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民族歌剧《山海情》在短短两小时左右的剧情里,利用得福与水花、得宝与麦苗的两个爱情故事,作为贯穿始终的人物主线,利用逼婚、先迁移民逃跑反悔、种菇农民疑虑恐惧、大奶奶劝土离等4次矛盾冲突,层层递进,铺展开国家扶贫计划东西合作、福建支持宁夏的伟大战略篇章。

歌剧不同于电影、电视剧等艺术形式,它重点在于歌,重点在于每个歌手都要展现歌喉,歌词多处反复咏唱,这就给故事情节叙事留出的时间少之又少。故事少,又要吸引观众,又要有高潮、悬念等跌宕起伏的节奏感,难度非常大。而该剧做到了歌与故事同时推进,歌不显多,叙事不缺项,高度浓缩,恰当用时,跳跃用笔,巧妙的蒙太奇,歌舞与叙事相得益彰。

《山海情》利用西海固涌泉村、苦水村农民搬迁至河套平原、建成闽宁镇,迎来生活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,体现了庭院经济、扬黄灌溉、劳务输出、水电路林田配套、金融无息贷款支持等扶贫工程的精准实施,展现了广大西部地区农民,受惠国家扶贫工程,由不宜人居的积贫积弱现状,到迁移到“塞北江南”、共同奔赴富裕道路的喜悦情境。

《山海情》落幕时,掌声雷动。这是因为该剧演绎出了真感情、高水平、接地气的艺术,观众情不自禁发出赞叹之声。观众沉醉于剧中的音乐美、歌喉美,天花板级音乐家、指挥家的出场,演员大腕们精湛的造型、表演,把观众带入了“大漠孤烟直”“野旷天低树”如梦如幻的艺术意境。

高超的谋篇布局、宏大的叙事、严肃的题材……从多层次增强了该剧的艺术效果。“大风起,云飞扬”“山里屋,禾下土”“迁移,对不起前人;不迁移,对不起后人”等观众喜闻乐见舞台词句的运用……句句是实情,声声感召人。

国家大剧院出手不凡,原创民族歌剧《山海情》论艺美,国内顶级;论构思,美妙绝伦;论形象,独立显真。观看歌剧《山海情》后,改变了笔者的认知:歌剧、话剧并非边缘化,它依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存在,依然可以呈现勃发的生命力。它就像大师讲学的一堂“经典课”,又像琳琅满目的“百年老店”,它的特色便是现场现作,音乐、歌舞、人物三大组合形成了“音、形、意”的合和之美。

凡艺术作品都是缺憾之美,该剧也不免有一些需要商榷的地方,但是瑕不掩瑜,它开启了以歌咏展现西部人民生活题材的新探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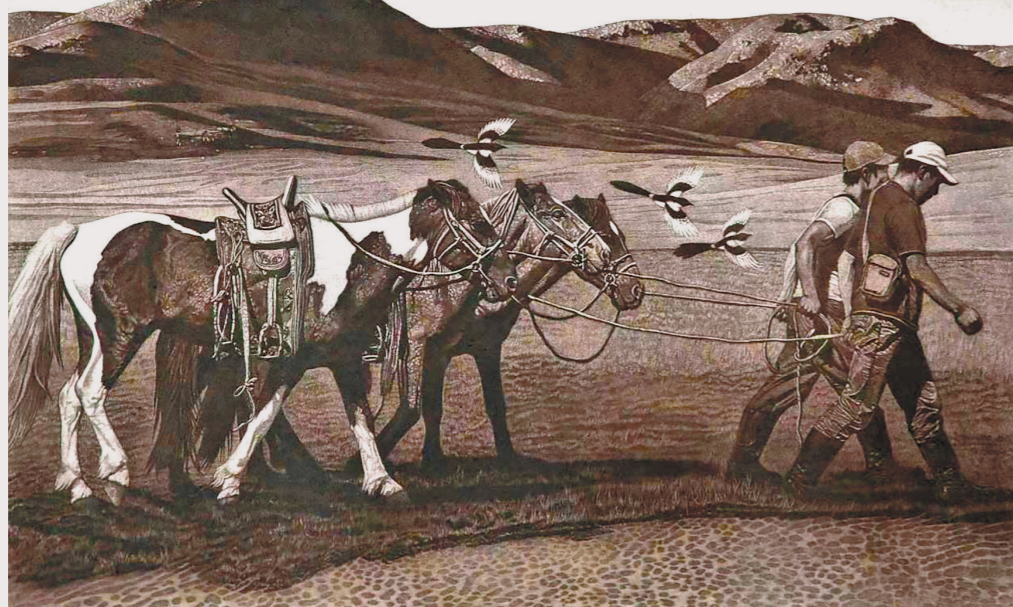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)



遵道而贵德

——德力格仁贵版画艺术创作赏析

◎韩亚成



品读德力格仁贵的版画作品,给人一种深刻的视觉冲击,作品所呈现的鲜明特点,是人们特别熟悉的生活中符号,是岁月逝去的记忆,是生活中的痕迹。跨越时空,透视心灵,他是用心在刻画着、寻觅着那并未久远和消失了的文明,为时代留下历史的影像,为岁月留下永久的印记。

德力格仁贵1971年4月出生在科尔沁草原,对于牧区的生产生活,从小就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随着岁月的变迁,草原也在发生着变化,但童年的时光、草原上的往事却依然清晰。尽管他离开了草原和故乡多年,但曾经的成长环境,走过的岁月,生活中的经历,构成了德力格仁贵作品的精神图腾。在他的印记里,草原上驰骋的骏马,马鞍吊带、拴马桩、蒙古包、勒勒车等牧民生产生活工具,给他留下了永久抹不去的美好,也给他创作注入了源动力,为他的作品增加了精神上的厚度。草原上的这段生活虽然渐渐久远了,但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在心里愈发深刻,走出了故乡,离开了成长的草原越久,却越走不出那段岁月。德力格仁贵对草原有着一种深沉的爱,他深知草原不只是他精神世界的主宰,草原上的一切似乎都融合在他的生命里。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气脉,那种深刻的、且落在内心深处的留痕,应该说,对德力格仁贵的创作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。

纵观德力格仁贵的作品,留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种记忆中的符号,更多的则是思索。从他的作品中寻找岁月的美好,勾起人们对生活往事的回想。在这一点上,他在不断地探索和追寻着创作的燃点。画马是草原艺术家的主创题材,马也是草原上的精神图腾,是一往无前力量的象征。德力格仁贵的《塬上行》《草原人家》《蒙古高原》《月夜》《蓝色高原——听风》等系列

作品,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马进行了细致刻画。德力格仁贵所创作的马系列,有其深刻的内涵,表现的形式,是一种外在与内在的融化,马的神态健壮、俊美、勇猛,无论动与静,都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之美。从作品构图,到主题立意,从视觉效果,到线条色块,足能体现作者在平面造型、画面的把握,那种特有的语言形式,彰显其艺术功力之深。德力格仁贵的《文明印记》系列,更能凸现草原文化的内涵,人文的意境,历史文化融合,把厚重的民族文化与审美追求完美结合起来,画面扑面而来的草原的气息和味道。他一直在探寻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向,在岁月的过往中,经历的生活,让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状态,叩问初心,那种来自内心的直觉与触动,总能让德力格仁贵捕捉到那份沉淀心中的精神内核,在回望中寻找创作的路径,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,让他在这繁杂物象中,构建起了自己驰骋的绘画天地。这种源于内心的、真实的画面语境,充分表达出了其情感需求,画面呈现出来的都是他熟悉的生活与记忆,让其作品有一种更加饱满的亲合力,有一种源于生活中的平凡之美。

德力格仁贵的版画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和全区的展览,并在美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瑞典、蒙古国、韩国等国家展出。德力格仁贵的版画艺术成就令人瞩目,这些年,相继有作品《生命》2003年获中国美术最高奖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、作品《蒙古高原》2013年获第二届中国版画展中国美术奖提名最高奖、作品《文明的印记》2009年入选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、作品《蒙古高原》2014年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



作品《远方》。

作品《塬上行》。

